

# 異己的消失

上一個世紀末，人類才開始有了「文化」的概念。依照我的理解，「文化」本身老早就存在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每個人，不管在哪裡哪種社會裡，一定是活在特定的文化環境裡。問題是，他活在自己的文化裡，而且不曉得有其他文化的其他可能性。他自己的文化就是天經地義的，因此他不會有意識其存在的需要。

即使是偶然遇見其他不同文化文明的人，仍然不見得就會立即刺激出文化的概念。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傳統的「天朝心理」、「中心論」，不過老實說，這種自我中心的偏見絕對不是中國人的專利。絕大多數的人遇見異文化時，都是自我中心的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不會當下立即承認，別人之所以不一樣，是因為具備另

一種文化，最直接的反應，是把和自己不一樣的人，歸類為「非人」，或「不完整的人」。

十八、十九世紀，與帝國主義同時在西方興起的「進步史觀」，正是一套關於「不完整的人」的哲學。航海擴張出來的新版圖，讓歐洲人看到了形形色色不一樣的文化和、在各種文化裡活著的不一樣的人。他們必須向自己向別人解釋這些人爲什麼會不一樣。他們不會一下子就意識到、就承認：人本來就可以不一樣、人本來就是會不一樣。如此承認的話，就不能再維持自己生活、文化方式的天經地義真理性了。所以他們就要小心翼翼地把這麼多不同的人，都看成是「不完整的人」。只有歐洲人是完整的，和歐洲人不一樣的人，則必定是在某個階段或某個面相上發展不完全的「不完整的人」。把這些人依照完整性高低排比起來，就成了了一張「進步系譜」。

進步史觀、進步文化系譜，在上個世紀末發展到最圓熟的高峰，同時也就開始了其沒落、崩潰的歷程。那個世紀末，之所以有那麼多歐洲人陷入頹廢虛無的情緒裡，理由之一就是他們愈來愈難爲自身文化的獨特真理性位置辯護，他們被迫

發現：原來「文化」是複數的，而自己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。

從絕對降為相對，從單數變為複數，正是尼采式虛無主義所要處理的主題。然而不管虛無與否，世紀末的歐洲人都必須去面對除了自己與敵人與奴僕之外，一種全新的關係，那就是「異己」（other）。異己當然不是自己，異己無法像奴僕一樣被收編進來，成為自己的一部分，異己卻又不是應該被驅逐、消滅的敵人。異己不斷提醒著自己的種種問題，逼迫把自己「問題化」（Problematize），把自我從真理中心地位上趕下來，在心裡種滿懷疑與茫然的種子。

因為有異己，尤其是文化上的異己，所以才會反覆地自問：我是誰？我為什麼是我？我為什麼是這樣的？我能變成另一個不一樣的我嗎？我為什麼不是你、不是他、不是其他任何一個異己？除了現在這樣的我以外，我還可能變成怎樣的？人是什麼？我限可能知道人的全部可能性嗎？如果不能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，又怎樣去評斷人與非人的界線？又怎樣評斷人的是與非……這一連串存在的問題。

上一個世紀末，因為發現、承認了異文化，我們認識了異己。一百年之後，這個世紀末，我們卻面臨了完全相反的另一個危機。異文化正在消逝，「異己感」也在相應減弱著。在這個世紀末，當我們吶喊、追求「本土文化」的存在合法性時，我們不只是在說我們自己的「本土文化」，而是一併在為所有的「本土文化」請命。因為別人的「本土文化」，就是我們可以拿來對映對照的「異己文化」。如果所有的「本土文化」都變成普遍、類似的「世界文化」時，最大的損失是，我們將不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可能性，我們也將找不到自己獨特存在的理由。那將是件多麼恐怖的事。